書名　株林野史十六回　民國六年上海新書林排印本
撰者　清 闕名 撰
卷　卷三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02
編號　D8663200
彩色首頁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63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02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株林野史十六回　民國六年上海新書林排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2994

卷三

株林野史卷之一

詞曰

自古青春有几更憐國內嬌恣荒淫只怕沒休時慾海沉淪无底共說鄭家女曾傳陳國夏姬嫁過三夫生一兒半老貪歡未已　右調西江月

第一回　夢南柯神人授法　結國好陳鄭聯姻

話說春秋列國分爭恃强厭弱所以小邦依附大國不必多述那時各國善政最少淫風偏多單說的鄭邦穆公在位夫人張氏生下一女名喚素娥百般珍愛及長到五歲上身材窈窕異樣風流蛾眉鳳眼杏臉桃腮有驪姬息嬀之容貌莫敵夏姬之妖淫玉骨冰肌揮雲而揭雪花容月貌傾國以傾城蓮步輕移恍惚燕之舞蘭室靜坐疑是仙姬之居窺見少年堪作鴛鴦之配惜彼青春窈窕無人之交只因婚姻未就所以暫守香閨房中有兩個丫環一名荷

那時正當五月天氣暑熱使女荷花收拾涼床玉枕伺候到了晚

到即回手一刀將李忠砍倒在地泄冶見把李忠殺了早已魂飛天外三舞兩弄被黑夜一刀砍倒割下頭來用布包好匿于懷中來見行父行父大喜賞銀五十兩縱使歸家此事只有孔儀二人知道外人俱不得知二人又私奏陳候陳候亦喜泄冶死國人皆認爲陳候所使不知爲孔儀二人之謀史臣有讚曰

陳喪明德　君臣宣淫　簪纓組服　大廷株林
壯哉泄冶　獨天直音　身死名高　龍血比心

自泄冶死后君臣更无所憚三人不時同往株林一二次還是私偷以后習以爲常公然不避國人作株林詩以諷之詩曰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
徵舒字是子南詩人忠厚不曰夏姬而曰夏南而來也陳候君臣三人和局間歡未知將來如何下回分解

株林野史二卷終

株林野史卷三

第六回　妬夫人强逼改嫁　淫娘子大戰群英

且說儀行父的夫人吳氏乃是屠人女稍有二分姿色其性淫湯在家未娶時即與人私通有了身孕服藥打下后被他爹娘知道要將他活埋還是他嫂子替央下適有人與他說媒說與儀行父爲妻那時儀行父與孔寧本是個屁股孩子因得幸于靈公故封爲大夫這吳氏嫁於行父到也對路二人如膠如漆夫恩婦愛這行父恐怕吳氏知道自己底理所以有些懼內自行父通了夏姬遂於吳氏疎淡吳氏鬱悶全未知是何緣故一日行父醉而歸家見了吳氏也不採他便自己睡去吳氏愈加愁悶暗怒道人有野花便不思家花丈夫或有外交所以他不採我待他睡醒時我以言挑之看是如何到了半夜時候行父醒來叫道快拿茶來我吃吳氏叫起了環與他烹茶行父又叫道我渴得緊茶不用烹拿涼水我用便了丫環慌忙送過一碗涼水來行父接過一飲而乾原

來行父這日與夏姬交歡酒醉歸家竟把那事忘了呵了一碗涼水遂生起陰症來頃刻間肚腹疼痛面目改色就在床上磕頭打滾的痛起來了夫人道你是怎的行父道我肚腹痛的甚夫人快救我吳氏道你與誰做那不長進的事叫我救你佯粧睡着任他喊叫並不採他丫環聞聽此言忙道老爺雖然有些外事今日疼痛如此太太那有見死不救的道理吳氏聞聽此言也覺說的有理遂說既然如此你可將他脚上攬筋用口咬住咬得他出汗即愈這丫環原是行父姦過的一聞此言遂即上床咬住攬筋不撒夫人起來見儀行父果然急的一身冷汗肚中即不疼了鼾鼾睡去到了次日夫人起來梳洗已畢將房門緊閉拿了一根榜錘用手揭起被來問行父你在外邊交通那個淫婦快快說來免得老娘動手這行父見夫人動怒夜間生陰又有實證私通夏姬之事從實說了一遍吳氏聞聽此言掩面痛哭罵道你相與這個淫婦遂把老娘忘了今日沒有有別的你寫一張休書於我你娶那個淫婦我另嫁便了行父慌忙道夫人莫哭我今後再不往夏家去了如何夫人道你若不去除非對天說誓我方肯信行父即說誓道我若再往夏家去時教强鬼拉去萬世不得人身那時任憑夫人嫁於何人夫人道你果有眞心我就不打你了遂把榜錘擱下到了后來孔寧等三人同淫夏家被夏徵舒殺了陳靈公又被楚莊王殺了孔儀父歸國之時白日見夏徵舒泄冶等一夥鬼魂索命而死由了他的誓此是后話不題却說儀行父雖然如此說了只是要哄過夫人到了病愈仍天天同靈公留宿夏家與夏姬百般淫樂回來對夫人說朝中有事夫人心中狐疑一日拷問行父常隨的一個小厮說你主人出去都是往那裡去這小厮都是行父囑咐過的應道這些時朝中事忙遂只在朝房住下夫人大怒道料想你不肯實說叫丫環拿過一根竹板來將那小厮打了二十小厮被打不過遂將衙門大事說了一會以証語實希圖免打那吳氏那裡肯信又打了二十小厮只得將行父常往竹林之事從實說了一遍夫人聞知遂命丫環拿繩子來將他

綑住等老爺來時好叫他對證果然行父又從夏姬家回來夫人迎着問道朝中今日又有何事行父一時不及對詞說的半晌不語夫人道好好你在夏家去莫道我不知行父說我對夫人說誓豈有還往他家去的夫人說現有干證在此叫人牽出那個小厮來行父一見卽知事犯問道他是怎樣說的夫人將拷打之事說了一遍行父道他是受打不過特謊言搪塞夫人不要聽他吳氏那裡肯依說道我也不管你去不去你寫一張休書與我任我改嫁便了行父猶豫不肯夫人越吵越發越鬧越惡行父無奈只得勉强寫一張休書遞于夫人夫人道你得念於我聽行父念道立休書儀行父因夫婦不和夫人情願將他休了行父另娶吳氏改嫁永無悔言立休書存證夫人聽罷接來一看說道上頭並無脚手印如何直得休書行父卽與他打上脚手印夫人方才收了遂收拾箱籠回娘家去行父不忍目覩避在一旁夫人毫無戀戀心意窮日之力悻悻回到吳家其爹娘遂與夫人改嫁了一個木匠因他陽甚微小又私通了同行的木匠名喚怯保陽物九寸有餘那時怯保尚未娶親摸着這個對頭不知好歹盡力一頂吳氏着重流血滿褥昏迷而死這話暫且不表却說儀行父自從休了吳氏之後遂逐日同孔寧引着靈公在夏家淫樂那夏姬本是個淫極之婦一人單來不足其遂飲酒中間向三人說道今日白晝之間春心忽動那位情郎與奴快樂快樂三人聞聽此言一齊爭上夏姬笑道何必如此咱大家同樂何如重皆許諾遂各脫衣服大白日裡赤身露體閉上外門夏姬仰臥床上靈公先抓上去摟住了腰對準牝口將陽物往前一頂吃的一聲金莖直入一進一出唧唧的響行父看得急了聽得窗外似有人笑知是荷花遂將門開開跑出來荷花轉身欲去行父向前抱住後腰扯開褲子隔山討火弄將起來只聽靈公說道早已洩了你們來罷儀行父舍了荷花欲淫夏姬誰知半夜起身早又有早行人此時早被孔寧挺鎗上馬口對香腮叫了聲親親抽扯起來渾身亂動弄了半日不分勝負儀行父着了急一手把孔寧掀下馬來遂翻

身上去抽扯之聲比前大不相同因他陽物較二人頗大又有助戰的春方遂大開旗鼓一衝一撞弄的個夏姬哼哼的浪語不住的叫親親行父又叫他騎在自己身上己却仰在下面說道娘子我與你做牛油倒澆燭二人正弄的熱鬧又被孔寧把夏姬推倒覆身上去大弄大戰儀行父見他幹起遂快快穿上衣服出門去了孔寧也不管他竟自與夏獨戰半日到了點燈時候方才洩了孔寧同靈公穿衣而去要知儀行父去后端底下回自然明白

第七回　儀行父獨占花林　夏徵舒怒殺平國

話說靈公與孔寧去后夏姬暗想道儀行父快快而去必定見怪於我不如今夜趁着他二人去了無人爭競把他接來與他獨自快樂快樂豈不是好遂命荷花寅夜去接行父那行父被孔寧推下馬來鬱鬱不樂回到家中方欲打點安歇忽聽得有人叫門行父急忙開門來看見是荷花遂一把摟住親一個嘴道我親親你寅夜來此是何緣故荷花道主公與孔大夫俱去我主母叫奴來請大夫獨樂一宵不知大夫意下如何儀行父又親一個嘴道我的親親你主母好知我心也荷花道主母心急望大夫速行行父即時換了青衣小帽同荷花走道株林夏姬坐在繡樓以上見行父到了就如得件珍寶的一般叫荷花忙備酒饌與行父對飲夏姬道適才孔寧强量使郎君不得盡興奴家惶恐故特請郎與奴快樂一夜行父道孔寧那厮只知獨樂不能共樂那厮竟這般絕戶樣但午間之事與娘子無干何必惶恐以後我門三人同來時只等他們去後我二人再樂不遲說着厨上已端上飯來二人用過戰飯即將樓房門緊閉脫得渾身淨光連荷花也脫了衣服三人坐床上赤身飲酒行父道這酒盅兒端的人不奈煩不如在你那個去處我把頭來低下飲着豈不便易夏姬聞聽遂即仰臥將兩腿抬的高高的行父將酒盅擱在牝口上令荷花執壺酌酒行父用口接飲這行父酒量過大飲了十餘杯纔有些酒意即將酒杯拿出來用手指挑弄其花心那夏姬的牝口緊原是緊的剛剛下去一個手指即滿了行

父挑弄了一回陽物昂然堅硬遂向衣帶取出了一包淫器打開拿出一個圈兒名喚銷陽圈套在玉莖根上又拿出一包藥丸來名久戰長陽丸又拿出一個東西有四五寸長與陽物無異叫做廣東膀遞與荷花說道我與你主母幹事你未免有些難過此物聊可解渴荷花接過來道這東西怎樣弄法行父道用熱水泡泡他便硬了荷花用熱水一泡果然堅硬如玉莖一般往牝口一插禿的一聲便進去了荷花又問道怎樣制出他來行父笑道不是如此弄法你將那上頭紅繩綁在脚上往裏抽送就好了荷花果然如法拴在脚上湊對牝口用手拿着往下一按便進去了往上一抬就出來了一抽一送甚覺有趣行父見他收拾妥當方才將那丸藥吞在肚內那陽物登時青筋暴露長了一寸粗了好些夏氏仰臥把腿擱在床欄桿上自己的腿却從夏姬的腿空裏靠定湊淮那個縫裏加力一頂僅進去半個頭兒又一送便送不動夏姬道怎麼只是弄不進去行父道娘子的牝口太緊夏姬就命荷花推着行父的兩腿道兩人之力定無弄不進去的果然荷花在后兩人一齊用力頂的唧唧呀呀的方才全根盡沒早已尋着夏姬花心行父只覺牝內滾熱並無一點間空妙不可言遂將玉莖頂住不肯少動夏姬道快些抽送我陰中癢起來了行父即將玉莖提起抽幾抽又不動了夏姬見他如此淘氣即運起氣來兩足用力往前挺了一挺牝內自起自落兩人絕不動轉那玉莖左揉右擺如抽送的一般弄了一會行父精雖未洩渾身氣力都盡纔要暫出葫蘆夏姬用力一夾箍的挺結實那裡退的出來只得就勢往裡聳了一聳那玉莖仍自跳躍起來弄了一會行父道我遍身酸的受不得了夏姬方才把腿落下來還一口氣行父便把玉莖拔出少歇那牝口即合上仍舊是緊緊的不多一時行父欲火又動挺鎗插入夏姬便不肯運氣那牝口覺寬了些行父抽送如意正到熱鬧時節那邊荷花覺着牝內如火燒的一般使上力氣將那廣東貨兒不住的抽送也是該他倒運弄的太緊了些只聽的吱的一聲把那繩兒斷了那膀弄到裡頭去了外

面一點踪跡也看不見手足氷冷兩眼不住上翻行父瞧見說不好了他把繩兒弄斷了忙把玉莖拔出跳下床來將荷花扶起叫夏姬從下面與他討夏姬討了一會那裡討得出來還是行父用手按住了小肚子往下一擠纔出來了荷花漸漸的蘇甦過來行父從新與夏姬又弄至日上三杆方才停戰而散且說夏徵舒漸漸長大成人見其母之所爲心如刀刺又是干碍着陳侯無可奈何每見陳侯欲往株林往往托故避去落得眼中清淨那一般淫惡的男女以徵舒不在爲方便光陰似箭徵舒轉眼十八歲生得身材雄偉多力善射靈公欲悅夏姬之心使爲司馬執掌兵杖徵舒謝恩回株林拜見其母夏姬道此君上恩汝當恪恭乃職爲國分憂不必以家事爲念徵舒禀了母親入朝理事一日靈公與孔寧儀行二人復遊株林徵舒因賜宮之恩特地回家設席欵待靈公夏姬因其子在坐不敢出陪酒酬之後君臣復相嘲謔手舞足蹈徵舒厭惡其狀退入屏後潛聽其言靈公謂行父道徵舒身材魁偉有些像你莫不是你生的孔寧從旁挿口道主公與儀大夫年紀小生他不出他的老子最多是那個所生夏大夫記不起了三人拍掌大笑徵舒聽見此言不覺羞惡之心勃然難遏正是怒從心上起惡向胆邊生暗將夏姬鎖于內室却從便門溜出分付隨來的軍士把內室圍住不許走了陳候與孔儀二人軍士得令團團圍住夏府徵舒戎裝披掛手執利刀領着得力的家丁數名大喊了一聲叫快拿淫賊陳候還在那裡不三不四的耍笑飲酒却是孔寧聽見了說道主公不好了徵舒此席不是好意如今引兵殺來要拿淫賊我君臣快跑罷行父道前門圍斷須從後門逃走靈公即往後跑指望入內室求救于夏姬見中門鎖斷慌上加慌急向株林逃走記得東邊馬廐有短墻可越遂望馬廐而走徵舒喊道昏君休走扯起弓來一箭却射不中陳侯愈慌愈不能走徵舒愈赶愈近又復了一箭未知陳候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巧言君飾情杜友　楚莊王納諫復陳

且說這徵舒一箭正中靈公當心靈公大叫一聲臥倒在地瞑目而死孔寧儀行父先見陳侯向東邊走知徵舒必然追趕遂望西邊奔入射圃徵舒果然只赶陳侯孔舒二人遂從狗竇中遞出空身奔入楚國去了徵舒既射殺陳侯擁兵入城只說陳侯酒醉暴疾而亡遺命立世子午爲君是爲成公成公心恨徵舒力不能制隱忍不言徵舒亦懼諸侯來討乃强逼陳侯往朝于晉以結其好按下徵舒不表却說楚國使臣奉命約陳侯赴盤辰陵來到陳國聞亂而返孔儀二人恰好逃到見了楚王瞞着自己淫亂之情只說夏徵舒逆殺陳侯與使臣之言相合楚王遂集羣臣商議其中有一位公族大夫屈氏名巫字是子靈屈蕩之子此人儀容美秀文武全才只有一件毛病貪溜好色專講彭祖房之術數年前曾出使陳國夏姬出遊窺見其貌且聞其善於採戰心甚慕之聞徵舒弑逆欲借端淫納夏姬因力勸莊公興師伐陳莊遂傳檄一道至於陳國檄上寫道

楚王示爾少西氏弑其君神人共憤爾國不能討寡人爲爾討之罪有專歸其餘臣民靜聽勿擾

楚王傳檄於陳國見了檄文人人歸咎於徵舒巴不能勾假手於楚遂不爲禦敵之計楚莊王親六軍帶領公子嬰齊公子側屈巫連尹襄老一桿大將雲倦風馳直到陳國如入無人之境所至安慰居民秋毫無犯夏徵舒知人心怨已潛奔株林時陳成公往朝晉國未回大夫轅頗乃命其子僑如統兵往株林擒拿徵舒僑如未行楚兵已下陳國久無政令況陳侯不在國中百姓就主張開門迎楚楚王整隊而入諸將將轅頗擁至莊王面前楚王問徵舒何在轅頗道在株林楚王道誰非臣子如何容此逆賊轅頗道非不欲討力不足也莊王即命轅頗引道大軍往株林盡發却留公子嬰齊一軍屯札城中楚王圍住株林陳兵不肯迎敵當將徵舒拿住莊王命囚於後車問何以不見夏姬使將士搜其家于園中得之荷花逃走去不知所之夏姬再拜言曰不幸國亂家亡賤妾

命惠大王之手倘賜再生願充婢役夏姬容色妍麗語又詳雅莊王一見心先迷惑向諸將道楚后宮雖多如夏姬者絕少寡人意欲納之以備嬪妃諸將以爲何如屈巫諫曰不可不可吾主用兵於陳討其罪也若納夏姬是貪其色也討罪爲義貪色爲淫以義始而以淫終伯王舉動不如是也莊王曰子靈之言甚正寡人不敢納矣只是此婦如何安放纔是時將軍公子側在旁貪夏姬美色跪而請曰臣中年無妻乞我王賜臣爲室屈巫又奏曰吾王不可許也公子側怒曰子靈不容我娶夏姬是何緣故屈巫道此婦乃天地間不祥之物據吾所知者言之子蠻爲伊人而死陳侯爲伊人而被弒泄冶爲伊人而遇害陳國大亂皆此人之所致也不祥莫大焉天下美人多矣何必娶此淫物以貽后悔莊王曰子靈之言甚是公子側曰既如此我也不娶了只是一件你說主公納不得我娶不得難道你娶了不成屈巫連聲道不敢不敢莊王曰物無所主人必爭之聞連尹襄老近日喪偶賜爲妻室可也時襄老引兵於后隊莊王召至以夏姬賜襄老公子側到也罷了只是屈巫暗暗叫道可惜可惜又暗想道那夏姬是淫極之婦這個老兒如何當得起少不得一年半載仍做寡婦到那時我再圖之這話暫且不表却說楚王在竹林一宿次日仍至陳國便將徵舒囚出軍門車裂以殉史臣有詩曰

陳主荒淫雖自取　徵舒殺君亦曰逆
陳國臣民皆束手　莊王弔伐如時雨

莊王號令已畢將陳國版圖檢查滅陳以爲楚縣拜公子嬰齊爲陳公使守其地陳楚兩國大夫俱來朝賀即轅頗少知義理也只得勉强拜喜獨有申叔時使齊未歸這一差還在未伐陳以前及莊王歸楚三日之后申叔時方回國復命而退並無慶賀之言莊王使內侍責之曰夏徵舒弒其君寡人討其罪而戮之版圖藏于國中義聲聞于天下諸侯無不稱賀汝獨無一言豈以寡人討陳之舉爲非耶申叔時聞之隨使者來見莊王曰王聞蹊田奪牛之事乎莊王曰

未聞也申叔時道今有人牽牛取徑于他人之田者踐其禾稼田主怒奪其牛此獄若在王前何以斷之莊王道牽牛踐田所傷未多也奪其牛太甚矣獄宜薄責牽牛者而還人之牛郎以爲當否申叔時道王何明于斷獄而昧于斷陳也夫徵舒有罪其國無罪王討其罪足矣又取其國此與奪牛何異又何賀乎莊王頓起道善哉此言立召陳太夫轅頗轅頗曰微臣向往齊國祖國淪夷臣實不知今既蒙大王伐罪弔民王以義始當以義終祖國社稷惟在大王莊王曰吾欲復封汝國汝可迎陳君而立之世世附楚勿有二心又復分付孔儀二人放汝歸國共輔陳君三人一同拜謝而行將出楚道正遇陳侯午自齊來歸聞陳國已滅亦欲往楚而見楚王轅頗乃述楚王之意君臣並駕至陳公子嬰齊已接得楚王之命召還楚國遂將版圖還陳歸楚而去此乃楚王的件件事有詩爲証

絕陳誰知復封陳　佑舜還從一念新

南楚義聲馳四海　須知侯主刺侯臣

株林野史三卷終

株林野史卷之四

第九回　泄大人陰府封王　夏徵舒地獄伸寃

話說楚王聽申叔時之言復立陳成公孔儀二人亦各歸國孔寧回到家中才住了十餘日一日早起廁中淨手剛剛走出門來忽見一陣陰風凄凄撲面而來孔寧打了一個寒噤于濃露中間見夏徵舒遍身血汚手執兩刃咬牙切齒大罵道孔寧快快還我命來又見徵舒后邊靈公披髮跣足正中心帶着一枝狼牙箭向孔寧說道你害的我好苦后邊跟着四五個惡鬼俱是手拿鐵鎖風擁而來孔寧一見魂飛天外魂散九霄急忙入戶內早被徵舒走近面前劈頭一刀砍倒在地手足直挺挺的叫他不應面如土色家中人皆无法只得扶他起來大家抬到床上住了半天到了日中之時方纔漸漸醒來大叫頭痛不止家人不知何故孔寧立起身來跳到床下二目開張兩眼直視用手拿起一把椅子將家人亂打衆人方覺他瘋了大大小小俱各亂跑也有害怕跑不動的